

外孙

胡南亭

三十五岁的女儿诞下宝宝，我们有了盼望已久的外孙。

宝宝提前五周出世，体重五斤二两，顺产。医生说如果足月，可长到七八斤，但胎儿太大，顺产就不容易了。

宝宝的出生让我们大喜过望，但坏消息接踵而至。医生诊断，由于早产，宝宝肺功能不全，不能完全自主呼吸，必须插管辅助呼吸。我们的心忽地一下提到嗓子眼，那一夜我和老伴无法入睡。接下来的近半个月，宝宝一直放在医院的保温箱里插管呼吸，有医护人员专门护理。为了避免感染，家长及亲属不得陪护。那些天，我们每天上午第一件事，就是打电话询问，迫切想了解宝宝是否正在逐步好转。八天后，宝宝终于拔管，能够自主呼吸了。但医生说还需观察几天方可出院，我们能做的只有耐心等待。我对从事过医护工作的老伴不断地重复说：“应该没事吧！”老伴一边说没事一边心疼地自言自语：“我要能代替宝宝生病就好了。”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临近出院，宝宝还需做一次全面体检，心脏CT显示，宝宝心脏左心室间隔缺损，头颅核磁显示，宝宝有几点明显

的出血灶。我们吓坏了，再次陷入难捱的揪心之中。第二天，多位有经验的医生会诊后告知我们，宝宝的这些状况并非是什么疑难病症，在早产儿中很常见，且均在正常可控范围内，随着宝宝的发育，这些症状在周岁前都能自然消除和痊愈。万幸！再次揪起的心终于放下了，我和老伴额手称庆。

说来真巧，宝宝早产，但他出生的那一天正好是老伴的生日，老伴为此总是喜盈盈地唠叨：“好宝宝，你咋选得这么准？谢谢你赶来做我的外孙！”我闻之笑道：“你这外婆当得多美！宝宝早产都冲你来，今后可不敢怠慢哟。”女儿则高兴地说：“宝宝每年都可以和外婆一起庆生，真好！”

转眼三个多月过去了，经过妇幼保健机构的医生检查，宝宝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，身高和体重已达到足月生产的婴儿标准。宝宝长得白白胖胖，眉清目秀，睫毛长长，额头宽宽的，吃饱睡好后粉红色的小脸一派阳光，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，肉嘟嘟的小手不时在空中舞动，仿佛在宣泄着他的快乐和满足，稍微一逗就甜甜地笑，有时还

发出响亮的咯咯声，引得旁边的人不由自主跟着笑。这么一个宝宝，真令人怜爱不已！我们做外公外婆的切实体会到了什么是天伦之乐。

女儿在合肥工作，宝宝自然要和妈妈在一起，老伴也乐呵呵地跟了过去。由于孩子太爷爷已近百岁，生活在安庆，我只能以安庆为主，抽空去看宝宝。老伴在女儿家，虽然有保姆，但带宝宝琐碎事多，对她这个60多岁的人来说，着实劳累。老伴本身不算强壮，做家务也非干练，但带宝宝再累，也从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，这真可谓是苦中有乐、乐在其中吧。

人出生不易，哺育亦难。我们对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，特别是婴幼儿时期，除了家长偶有叙述，其它记忆都是模糊的。回味宝宝出生至今的历程，更觉父母哺育我们之艰辛，尤其是在那个多子女家庭的年代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慨叹生命的美好与珍贵！

由此又让我想到，人要长大，更要成长。我们希望外孙快点长大，并祝愿天下所有的宝宝，都能在社会教育和砥砺中健康、快乐、茁壮成长，做孝敬长辈的人，做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冬阳暄软

宫凤华

乡下古旧的小院里，阳光渲染，院角的碎陶片光彩熠熠。风声细微，清凉而贞静。

藤椅老旧，负暄而坐，掬一缕冬阳，指间缠绕浓醇的乡愁。天地简净，大地删繁就简，有如老庄哲学，乡愁空阔无边。冬树素描般简洁，鱼脊般爽利，贴于灰暗天幕，如乡野老翁手背上虬曲的青筋。

冬日黄昏，我徜徉村道。俯身采摘莹白芦花，枯黄的野草。芦花和草尖沾着阳光，光怪陆离，镶了一层云锦。土上有初雪痕迹，如甜蜜的吻。背后的村庄，涂满铜质的冬阳，如同古代清俊寒士，风神俊朗，高远而辽阔。

屋檐下挂着玉米和雪里蕻，还有母亲新腌的腊肉。竹匾里晾晒着面粉，雪般晶莹温润。寒雀在瘦枝唧唧我我，犹如几逗淡墨在白宣上洇润开来，让人无比惬意、恬适。

老村身后是圯废的村小，有硕大的操场。园门里的雪松，守望一方风月。围墙斑驳，涂上岁月的风尘。村童倚着南墙挤暖和。吆喝声惊飞檐下麻雀，扑棱棱乱飞，搅碎一地阳光。窈窕村妇就着冬阳做女红。木桌上摆着花布、线脑。刘海整齐，长发束起，如古代仕女，人与花一样安静。冬阳包裹的村庄，民歌轻飏，民风清冽，田园牧歌，温婉风情。

大雪初霁，乡下阳光充沛，洗濯着负暄的老人和老茧般的时光。村庄像慵懒的少妇，长发披散，轻启朱唇，打着哈欠，推开柴门。冬阳暄软，如新摘的棉花，从天空一直铺到地上。村庄里那质朴、单纯的品性和时光，源于冬阳的洗涤。

幡然老翁，倚墙负暄，诉说陈年往事，微尘旋舞，花猫眯缝着眼，光阴缓慢流淌。阳光轻抚，有一种丝丝入扣的关怀，鹤发童颜，再现李颀《野老曝背》：“百岁老翁不种田，唯知曝背乐残年。有时扞虱搔背首，目送归鸿篱下眠。”

春阳温煦，如怀春的二八佳人，你依我依，缠绵悱恻。夏阳炽烈，如热情火爆的吉普赛女郎。秋阳坦荡，如临盆的媳妇，有收获后的欣慰，有妆楼颀望的惆怅。冬阳甘醇，如出嫁的娇娘，娇羞难掩，一抹酡红，吉祥喜庆。冬阳流露出成熟和祥和，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不理睬喧闹的微笑，一匹轻滑的江南丝绸。

冬阳是牵肠挂肚的佳酿，漫溢着微醺的诗意。冬阳是《诗经》中的悠悠清韵，是宋词中的温婉小曲，是元曲里的叮咚山泉。冬日内敛节制，如人过中年，隐去喧嚣和浮躁，现出水墨气质。冬阳照在土墙上，有一种即将褪去的娇羞，清冷中的温暖，洒出一丝淡淡的惆怅和寂寞。

常常瞥见街巷一隅叫卖爆米花的老者，状如乡下炸炒米。炒米和蚕豆，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老人生意惨淡，神情笃定，如一幅宋画。一缕浓稠冬阳敷在他身上，古陶般厚重、熨帖。伫立凝眸，不禁生出一缕苍凉和乡愁，也生出一份现世安稳、冬日晴好的喟叹。我知道，春天就躲在冬阳的背后。

清泉之美

谢光明

大河被北风来回拧几次，河道瘦了一大圈，许多地方裸露着嶙峋的河床，像老人的身架。蝉缄默了，河水没了激动的涟漪。池塘像个健忘的老人，凋零的荷叶淡忘了夏季的鲜艳记忆。天空，燃烧着蓝色火焰，生出一团团白色云朵，那是神仙的炊烟在飘摇。秋叶是纷飞的飞蛾，义无反顾地追随秋风脚步，在湛蓝的天空飞舞。山林像退潮的海滩，没了绚烂叶片的张扬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清简枝干。整个漫长的冬天，看起来是秋天厚厚的沉渣。

河水浅了，但依然有流水从远方袅袅而来，闪着柔软的银光。这些河水来自大山，来自森林。择一个暖阳普照的冬日，穿过一片片树林，去皖南一处乡村公路的尽头：祁门牯牛降。车到山前疑无路，钻入树林，踩着哗哗作响的新生落叶，沿着小溪溯源而上。冬日的树林比清夏明亮了许多，斑驳的阳光碎片洒在新鲜的苔藓上。那些苔藓，覆盖着石头，爬上树干，柔软而倔强。石壁湿漉漉的，水珠一滴一滴往下滑落，渗入松软的泥土，然后从石头缝里钻出来，粘在行人的鞋底。脚底在潮湿的泥土上蘸饱了水分，脚印一步步写在光滑的石头上，又被阳光迫不及待地捡走，生怕我们浪费了这里的山涧泉水。

冬天并不是旅游的最好季节，牯牛降莽莽大山里高耸的石壁上看不见壮观的瀑布垂下。但每个季节都有它天赋的美，此刻，我们可以亲眼目睹悬崖上的龙须草，泛着亮

晶晶的水珠，滴滴答答叩击寂寞的石头，温润冰冷的花岗岩。水珠一路无声滚落，从山坡到了山谷，安静下来。山谷里堆积着一个个圆圆的大石头，像是被造物主从花岗岩里挖出来一样，留下一个个水潭。逆流而上，有水淙淙而鸣。忽见石壁上雕刻有“黄龙潭”三个大字，石壁下现出一个圆形的大水潭，像处子的眼睛一般明澈透亮。绿翡翠般的泉水映衬着山上的绿树与一线蓝天。这是大山的眸子，是牯牛降明亮的眼睛，黛青色的树木是它的绿纱巾，遮着一大半秀美的脸庞。

继续前行，一条澄泉在石块间忽隐忽现，断断续续的。有了水，死寂的峡谷便活了过来。一个长长的水潭，躺在两座大山的底部，宽处不过三四米，窄处一米自由，水潭如同美女子的瑞凤眼，灵动而活泼。石壁上刻有“潜龙谷”字样，水深不可测，令人不寒而栗，然清澈见底。一些红彤彤、黄灿灿和绿茵茵的树叶铺在水底的沙子上，仿佛依然有着炽热的生命力，在水底的世界里生长。偶有几尾小河鱼，悠悠地在水中轻摆着腰身。水底红枫叶子下一只蝶蜥翻一下身，换个姿势继续酣睡，他们并不惧怕人类。

牯牛降的峡谷里遍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水潭，它们形状各异，深浅



清泉石上流 作者供图

不一，那是各种各样的眼睛，饱满而风情万种。这些眸子有的灵动活泼，大方端正；有的羞羞答答，遮遮掩掩；有的古灵精怪，美丽可爱，它们的目光穿过空疏的枝头与繁茂的枝叶，凝望天宇。大山幽静深处储藏的清静之水，像一个勤俭持家的妇人，一点一滴计算着过日子，因此江河才不会断流。江南好，好在有山的地方就有水。难以想象，雨水充沛的春夏，这里的水色该是多么饱满艳丽。因为此刻，亦不逊色。

光影入潭，可以印月，可以洗心。喜欢世间一切干净的东西。水干净了，世界就干净了。陶醉于牯牛降的山涧泉水，清美漫上心头。